

7856/4424(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21 1955

四書童子問

三之四
下論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川田氏寄贈	
巳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不外許帶出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石渠閣叅訂四書講義童子問下論卷之三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

先進謂先行禮樂之人兼上下言

於禮

禮是個品節的道理自言動威

樂是順和順的

樂道是順和順的

音律度皆是以至聲

野人也

野人謂郊外之民蓋

後進

後進謂後行禮樂之人亦兼上下言

於禮樂君子也

當時煩文勝而禮樂之用日趨打靡矣夫子欲挽回其弊先述當時之論曰禮樂以得

也

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本非君子也

如

如字非不用則已之謂用之則

斷然不

今時之論反謂之彬彬而以為君子也

吾從先進

吾從先進是從文也

如

如字非不用則已之謂用之則

斷然不

論意時

吾從先進

吾從先進是從文也

如

如字非不用則已之謂用之則

斷然不

已禮從其取履也樂從其取樂也野人同講明矣如我以此則其用禮樂則吾惟從乎先進而

之譽吾何徇乎

夫子之言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如

如字非不用則已之謂用之則

斷然不

子曰從我於陳蔡

陳蔡之厄孔子因靈公問陳而去衛墮陳蔡之間楚昭王聘之陳

皆

不及門

不及門雖是或仕或

也講夫

使楚之發兵迎者弟子皆能已也

者

皆字最重有感

不及門

不及門雖是或仕或

也講夫

與難之賢意曰昔我之厄打陳蔡三子相從打患難之

者

皆字最重有感

不及門

不及門雖是或仕或

也講夫

顏淵問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言語是善

宰我子貢政事

政事是善

冉有季路文學

文學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已其仍其舊事如之何又何必改作而勞民
傷財乎是其一言之間乎事理之宜矣
言則已言長府言必中當理講故夫子稱之曰
閔子之為人初未嘗妄發其言一
非也曰何必改作者理不富改也使魯之君臣
仍也曰何必改作者理不富改也使魯之君臣
也其利不亦溥哉觀此而知聖賢同一愛國愛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子曰由路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故其鼓瑟
門講門以中和為教今由也之瑟其不和甚矣
由之剛勇以進於中
和之剛勇以進於中
升堂是借言學已造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於高明正大地位矣未入於室是學未入於
子言之曰二三子爾未知由之所造者乎蓋道
學其知行已造於正高大高明之域而升堂矣
堂而至室待漸進之耳豈可
以鼓瑟一事之失而忽之哉

絕意回何敢死何敢死是不輕死有與夫子同講夫子為匡人而圍有畏心於國時顏

吾以女為犯匡人之鋒而死矣顏淵對曰回之死生惟夫子是從及至而夫子謂之曰

之問可名於世者如所謂伊呂之徒是也曾也乃由與求之問必問正所以輕二子不講

謂之大臣論者以道事君君使其事君是以仁且義事不可不從吾之道則止而不仕

求也可謂具臣行上正言其不足為大臣意矣講今由與求也果能以道事君乎抑果

與君亦不從之亦不從對小不順說見得此小失義的事緣見也講非子然又問曰二子既

當求盡大臣之道使季氏而悟此亦以消不軌之心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使是荐舉非講天下未有仕之日何子路仕於季氏乃使子羔為費

路曰有民人不必分別焉有社稷社是土神稷是穀神焉何必詞必是讀書讀書就為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給禦人二字承上文來佞者非其本心而但以口講夫則

子路曾皙曾皙孔子弟子各點冉有公西華侍坐此見群賢侍坐于孔子之傍側講子

子母吾以盡言而不必有其所拘也也講言吾雖有一日少長於爾矣然辨論之際

非年之所得拘者子其有懷必吐母以我長之故而難言也

知爾無君知而舉相知而薦說則何以哉講則曰吾有可知之且而人不知也

知也如或有君相知而舉之則必有可酌矣子路率爾對曰長諸子序

當先曰千乘之國千乘之國莫露出大字下攝乎大國之間其間則有侵凌之患動輒

有所牽制而不得自為此二句之意之以師旅五百人皆兵衆之事因仍意是頓

以飢不熟是谷饑饉是菜不熟此二句是難由也為之為之只是委國授政非是為諸比及

三年比及三年有不俟時之久意以可使國內之民有勇有勇是皆有果銳敵且知方

方是向知方是明于親也夫子哂哂是微笑謙之字指講乘子路遂率爾而對曰以干

上死長自善教上來也夫子哂哂是微笑謙之字指講乘子路遂率爾而對曰以干

何難也使由得是國而為之教民以務農講武之法訓民以孝弟忠信之行比及三年

志如也而巳然其言動之間無有雍容之度故夫子微笑而哂之求爾何如何如

固如也求也之志何如對曰方將六七十是六七十如設若五六十之更小的此二

句極言小求也為之稅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此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主教

民說謂禮以節民性樂以和以俟君子君子猶言賢者賢者能盡禮樂講夫子又

求對曰彼地方或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小國也求也為之導其生養節其費用比

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富足求之志如斯而已然此特富而未教也若夫禮以節民性

樂以陶民心則必俟于履中正蹈和赤爾何如何如亦是在問對曰非曰能之非曰能

平之君子能之豈求之所能哉馬宗廟之事宗廟之事就諸侯祭如如字作

全承再有語來願學願學相禮樂之文說馬宗廟之事宗廟之事就諸侯祭如如字作

會時見同侯朝於天子會同就諸端端是玄端章甫皆朝祭所用者願願是志願為小相

相是贊君行禮於宗廟馬講曰夫子又問赤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者君子之事赤非敢

會同者曰小亦謙詞馬講曰夫子又問赤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者君子之事赤非敢

則章甫赤頭為小相以贊君行禮于廟廷焉庶乎有以習其儀文節奏以畢吾願學之

-5 85 35 945" data-label="Text">

赤之志如此而已點爾何如何如指其志鼓手彈瑟瑟希希不止也此是鼓瑟方鏗爾鏗

然餘音鏗舍瑟而作是因其素具之從容對曰異異字非怪意以乎三

子由求赤者之撰撰具也三子言志皆其素具之謙子曰何傷何傷言異三子之撰也無乎

亦各言其志謂三子各言其志也非也曰莫春莫春和煦之時是誘之以盡言無乎

衣既成冠者人之輩五六人童子童子是六七人浴浴是洗乎沂沂有溫風風涼是乘

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風風涼是乘

乎舞雩 舞雩是祭天禱雨之處有風可乘與童冠共浴 詠歌咏是而歸 歸是與夫子

喟息之聲 然嘆曰吾與點 點與點連高遠上而動靜從容較輕也 講志夫又問點之

子之問 鼓瑟方希而間歇其餘音鏗然而未絕乃舍瑟而作其氣象之從容已可察見

矣對於夫子曰三子者皆用世之志也點之志異乎三子者之撰夫子之志春服既成矣

與是時而偕冠者或五六人童子或六七人相與浴乎沂水之濱風乎舞雩之心者故夫

子喟然嘆曰自點之志現之雖不出乎素位之常而胸次悠然實有得乎樂天之妙吾

誰與哉 而三子者出 志而退 是言 曾皙後 重曾皙後 是後三子而出 曾皙曰夫三子者

之言 志之言 是論 何如 得失 何如 其 子曰亦各言其志 亦各言其志 謂各自其志之

思也 已矣 講及 三子 既出 曾皙 獨留 而在 後 其 意 將 有 所 請 也 乃 問 於 夫 子 曰 夫 三 子

亦各言其志 禮為國 以禮 意此 正以 遜讓 言禮 也 其言 志之言 即言 不讓 雍容 退讓 之意 是故 晒之 晒之

而其不讓 講志 慨然 自任 無復 遜讓 之意 是 不違 為國 以禮 之理 也 吾故 述之 禮 今 由 之 言

子言也 惟求則非邦也 與 點之 問 是 安見 微道 求之 志皆 為國 之意 方六七十 是伯之邦 如

五六十五 六十 是 而 非 邦 也 者 講 曾 點 未 達 不 讓 之 旨 而 然 由 之 不 讓 於 為 國 也 乃

有大小 其為 邦則 一也 安見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而非 邦也 與 夫 子 曰 先 王 建 國 豈

先王分 茅胙土 之邦 也 者 是 求 所 任 固 亦 為 邦 之 事 矣 惟 赤 則 非 邦 也 與 此 一 句 亦

以赤未 釋復 宗廟 有 事 於 親 者 會 同 有 事 於 君 者 非 諸 侯 而 何 惟 諸 侯 而 何 見 赤 也 為 之

小相 執能 為之 大 能 過 於 赤 的 揆 言 赤 之 所 任 亦 是 為 邦 事 講 何 曾 點 尚 未 悟 其 旨

相則非 邦也 與 夫 子 曰 宗 廟 以 事 親 會 同 以 事 君 非 有 國 諸 侯 之 事 而 何 以 赤 之 才 而

頭為小 相執能 出 其 右 而 為 大 者 子 是 赤 所 任 固 亦 為 邦 之 事 矣 夫 子 之 許 求 赤 則

許由為 邦可知 矣 點 復 何 疑 哉 要 之 始 之 與 點 者 所 以 廣

三子也 終之 與三 子者 所 以 實 點 也 聖 人 造 就 之 意 深 矣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為仁 仁是心 子曰克己復禮 克己是勝己 是私欲復是 為仁 仁是渾全之理 為

一日 言其 甚克 己復 禮天下 指天 歸仁 仁亦 論理 如此 焉為 仁 仁是 渾全 之理 為

由己猶 言而 由人 乎哉 言不 在人 謹 顏淵 問為 仁之 道夫 子示 之德 復全 於我 斯所 以復 仁

仁矣誠 欲真 積力 久至 於一 日之 間克 其已 以復 其禮 則吾 之心 有以 通天 下之 心莫

不與我 為仁 人焉 其效 固甚 速而 至大 矣然 克己 由我 復禮 由我 豈他 人所能 與其 力

效而決 其机 則回 當自 勵耳 顏淵 曰請 問其 目 其目 是克 復之 條目 子曰 非禮 非禮

子曰非 禮非 禮

子曰非 禮非 禮

子曰非 禮非 禮

棘子成曰君子

君子以德言質誠確之謂而已矣而巳矣見物也何以文為

一也文意文者威

此文詞之謂也講予視之君子欲維世風惟當任乎質而已矣

欲盡去其文也

未四馬四匹曰駟不及舌不及舌是言出于子講去文存質之說固君子崇本抑末之者

也然意雖善其言則有病

今言出于舌也雖駟馬不能追之而及其舌矣誠然其可惜也

質猶文言質之所係

夫虎豹之鞞鞞是皮去毛者也去毛比盡猶大羊之鞞鞞猶夫羊

文也摠是文質相等意

夫虎豹之鞞鞞是皮去毛者也去毛比盡猶大羊之鞞鞞猶夫羊

以小人無講彼天下之事

死而不朽也安得而獨重乎故有質而文有文而質此君子

之所異于小人者

若必去其文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死以辨乎然則文之不可及也明矣惜乎夫

子之說不慮及此也

要之子成以質而威文子貢以文而並質必如文質彬彬之論始為無弊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

年饑時荒歉用不足用不足是國如之何是究足用之

講當是時魯國遭逢大飢

哀公不憂民之不足而特以國之用自是不足不足為憂故特問于

策而可以備國用

又將何策以備國家之足用有若對曰盍不也徹徹取其一之法乎

若對曰盍不也

徹徹取其一之法乎講有若欲諷薄斂故對之曰年飢則民困盍行什一

用以足

二取其二分而吾猶不足且不足用如之何其徹也言徹法什分取講

哀公不悟復問曰

什分而取二分吾之國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不足

用猶且不足如之何其

行徹法也哉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君孰與不足

坐視君之百姓不足

是君孰與不足君孰與不足

其權係于君而國之

盈縮其勢本於民君行徹法使百姓不困於征求而足焉未有民

富而君獨貧者也其孰

忍與之不足乎若不行徹法使百姓困於加賦而不足焉未有

足乎信乎徹法之行奚

為而不可也子張問崇德是積德是心辨辨以祛惑惑是心蔽子曰主至是心之忠忠是盡信是

誠實無偽總徒徙是遷

義也信徙義須合說方能崇德崇德也講子張問曰德者心所

是存誠意徙徙是遷

義也信徙義須合說方能崇德崇德也講子張問曰德者心所

高惑者心所疑也何以

辨之而日明乎夫子示之曰必無妄中存而立進德之基具是實事

德日積而崇矣

愛之愛之是愛此人欲其生欲其生欲其死是欲其死是

欲其死

言其惡之甚既欲其生又既無一定之主

欲其死

言其惡之甚既欲其生又既無一定之主

欲其死

言其惡之甚既欲其生又既無一定之主

是泰然自是欲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此二句承上言其欺世盜名虛譽講夫所謂聞者
 以使人信之也聞而已善其顏色以襲取仁者之名而行實皆之則與頑直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為
 是無恥者然有意近名而名亦歸之在邦則虛譽降於邦而必聞也在家則虛譽降
 於家而必聞也所謂聞者如也夫豈連之謂哉師也辨之母以聞為達可矣
 ○樊遲從遊從遊是隨從於舞雩舞雩是祭天之處之下曰敢問崇德崇德是理得
 而修之修是治也慝慝是惡也辨辨是審密惑惑是理有講講是問也而高曰理
 有取發者惑也何以辨之而使去心子曰善哉問嘉美之詞講心故嘉之曰善哉子
 崇德修慝辨先之意事於萬事者後後是緩而得得者德非崇德崇德是心
 惑之問也先之意事於萬事者後後是緩而得得者德非崇德崇德是心
 攻其惡治已之惡是專無攻人之惡無攻人之惡則所以治已非脩慝修慝是察惡盡
 一朝之忿一朝之忿不能忍耐忘其身忘其身以及其親非脩慝修慝是察惡盡
 處辨惑與講能先其事之所當為有不阻於難而後其效之非感非感是心
 意在外能先其事之所當為有不阻於難而後其效之非感非感是心
 人之惡而責人薄則所以治已者以無所誰而益純矣非崇德與專於治已之惡而責已厚無攻
 以不忍之故遂忘其身而與之較以至禍及其親而不顧是較於利害之輕重與義理
 之是非矣非感與知此為惑則知所
 以辨之矣非感與知此為惑則知所

○樊遲問仁問仁非問何以謂子曰愛人愛人是仁之施自用上問知問知是問何以
 曰知人知人是知之務亦自用上講楚逢問仁之道夫示之曰仁主於愛雖人之親
 道夫子示之曰智主於知雖人之邪正楚逢問仁之道夫示之曰仁主於愛雖人之親
 賢否有無一不在其知中也楚逢問仁之道夫示之曰仁主於愛雖人之親
 去講楚逢以愛欲其周而有未擇也子曰舉直舉直用也直是立心昔錯是諸
 枉枉是立心制行能使能使化他枉者直夫直是立心昔錯是諸
 也楚逢以愛欲其周而有未擇也子曰舉直舉直用也直是立心昔錯是諸
 而舉之知其人之枉者而錯之則取舍公而激勸寓能使枉者皆重自濯磨以歸於直
 焉是夫子之意蓋以舉直錯枉者智也使枉者直則仁矣仁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
 用矣楚逢退見子夏問辨之地也曰鄉也鄉也猶云吾見夫子而問知問知是問何以
 故舍仁不言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何謂也只承能使枉者直一句而
 而曰問智子曰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何謂也只承能使枉者直一句而
 講楚逢猶未達乃退而見於子夏曰鄉也吾見夫子而問知夫知之道理何所措也
 其何人之枉則能使枉者化而為直夫舉直錯枉吾固知其智矣而能使枉者直吾不知
 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言字指上講子夏逐莫曰富矣夫
 ○舜有天下選於衆矣湯有天下選於衆矣選於衆見其舉伊尹伊尹亦有錯枉意在內
 不仁者遠去了一般這矣湯有天下選於衆矣選於衆見其舉伊尹伊尹亦有錯枉意在內
 便是化枉為直之仁這矣湯有天下選於衆矣選於衆見其舉伊尹伊尹亦有錯枉意在內

也謹子路問於夫子曰設若衛之新君將居心待

其各分說就平謹夫子示之曰政其大於分上莫大於名使或為政於端

是正名指哉子之迂而遠於事情也奚其正

有是哉子之遠於事情也為先者有

不知所不知是事蓋闕如也

率爾而名不正子之聞名分不定則言不順

順則事此各處不成拒他祖作父而承其國祚遂成個事體

者大耳使各不當其實而不正則宜之于言有所回

互而不順言不順則見之于事無以考實而不成

則刑罰具加罪人者不中不中是用刑罰

事不成則倫理之間顛到無序乖戾不和而禮樂不與

道而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為惡者或得倖免為善者或罹于禍

無所措其手足矣夫名故故字承上一條說君子名之必可言

不順其所以名之也言之必可行事不成所以有言必求其可行意也

必求其言意也言之必可行事不成所以有言必求其可行意也

名之言承上言形以言此無所苟苟是苟且妄稱無所為是而已矣

在形故君子知名不正則言不順一有名焉必當其實而可言也

緩言形以基此行也君子之言行也夫名必可言是言形以基此行也

為圃治蔬菜之事曰吾不如老圃老圃是專精講學以拒之曰惟老圃精於治蔬

老農安能為子言稼也夫稼不必學圃可知矣又問請學為治蔬圃之事

夫亦婉詞以拒之曰惟老圃精於治圃吾不如矣又問請學為治蔬圃之事

既問子自小人小人謂細民自見哉樊須也須是墜何樊選不悟而出

之曰稼圃者小人之事須乃上言對上小人之大人好禮好字是由中達外無一毫

敬上則民莫敢不敬莫敢不有自然意敬上好義措得宜上說則民莫敢不服

私議上好信好信就政令則民莫敢不用情實情實也無欺詐意夫如是

信而民說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而民皆携幼矣焉

服用情說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而民皆携幼矣焉

之則今日之狂狷他日之中行矣吾
安得不轉中行之思而思在狷哉

○南人有言南人有言是南方之人俗曰人而無恒言無恒無常久之道則誠有不足不可

為人醫病善夫言此句是孔子信其講夫子戒人無恒意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

祈祝醫病為善夫言此句是孔子信其講夫子戒人無恒意曰南國之人有言曰人而

以作巫而交鬼神術有不精不可知矣信夫無恒之人無一可為也

且不恒心或出於巫醫之外者可知矣信夫無恒之人無一可為也

○子曰或人之詞承之羞承之羞羞而不得其羞也講然不惟南人有是言也夫易之訓嘗

恒也而人頤多無恒者何哉亦不玩夫九三之占而已矣尚玩其占則必恒亨而

○子曰君子和義相合畧無乖戾之心而不同就不同是無阿比意小人

欲的同意相狃而有阿比之意而不和就不同是無阿比意小人

之和非和以處眾矣和之意惟徇情以為可否吾見其同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鄉人皆惡何如何可謂賢意子曰未可也

是為不可信鄉人皆惡鄉人皆惡是盡一之字指何如何亦非是問子曰未可也

其為貧也鄉人皆惡是盡一之字指何如何亦非是問子曰未可也

善者是不善人惡之善者是不善人惡之

皆好何如可以為賢乎皆好何如可以為賢乎

也子貢以為不得其好必得其所惡故又問曰賢者每見其非

皆惡之何如可以為賢乎皆惡之何如可以為賢乎

實必如是斯可以為賢者乎實必如是斯可以為賢者乎

○子曰君子君子是公怨的易事而難說難說難說難說難說

而逢迎承順之私不說而逢迎承順之私不說

器用之是隨材任使如器之各適器用之是隨材任使如器之各適

也說之不道也說之不道

惟也說之不道惟也說之不道

上此句責備於一人身馬講上此句責備於一人身馬講

下論卷三

氏失邑其所食者特粗淡菽... 無怨言... 夫問齊大夫管仲其人品何如...

子曰貧而無怨... 夫子即常情以勉人... 謙神者類能之乃常情之所難也...

子曰孟公綽... 孟公綽魯大夫... 難言不... 不可以為... 觀魯大夫孟公綽者以之為趙魏晉卿家臣之長...

子路問成人... 孟公綽即不欲... 夫問成人是問如何... 子曰若... 夫姓臧名紇之知窮理者...

文是加飭意即... 亦可以為成人... 成人者何必然... 見危... 生之言... 子問公叔文子... 子尊稱有爵位之辭...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

於行者必慎於言也。如其為人，也肆為大言，而不知慚愧，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然則人胡可以不慎其言也。

○陳成子 陳成子，齊大夫，殺殺簡公。簡公，齊君。是朝，講大變。天理不容人，行而誅之。兄鄰國

○孔子沐浴 沐浴，古者三日而朝，見魯君。朝，告。是孔子於哀公。魯君曰：陳恒弑其君。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請討之，請魯。講，是時孔子在魯。哀公曰：陳恒弑其君，乃王法之所不

見義，所當討。請討之，君討陳恒。講，是時孔子在魯。哀公曰：陳恒弑其君，乃王法之所不

赦也。請與兵以討之。以。公哀公曰：告。是使夫子去告的意。夫三子，魯三家。講，公不得自專，而

仲大義於天下，可也。○孔子曰：以吾自謂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

曰：汝告夫孟孫叔孫季孫之。三子，是哀。孔子曰：以吾自謂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

公之不報，可知。而夫子請討之，心孤矣。○孔子曰：以吾自謂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從大夫之後。

嘗為不敢不告。君命當告，意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君曰：告夫三子者，君曰：告夫三子者。

大夫之法，取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乃。講，故孔子出而

不去，自命三子，而使告夫三子。耶斯言出，夫子所以敬其君者至矣。○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不告也。此二句，是同上說。但此講，由是孔子奉君命以往告三子，而三子亦魯之恒也。

嘗從大夫之後，當與知國法，不敢不告。斯言出，夫子所以敬其君者至矣。○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大夫當國政，乃皆以為不可也。斯言出，夫子所以敬其君者至矣。○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子路問事君 問事君，是欲。子曰：勿止之。詞欺，誠兼所言，所行說，不專指諫言也。而

之。私也。至於君或有過，而后犯君之顏，以極諫，雖觸君之怒，亦所不恤。

矣。勿欺而犯事君之道，庶其盡乎。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是漸。達於天理之極處。小人下達，是漸。達於人欲之

下。是講。聖神之域，而日進乎高明。曰：天理本高明也。君子循理，故其知行漸造於美大。

也。流於貪惡，不才之歸，而日究乎污下。不其上達乎。人欲本污下也。小人循欲，故其知行漸

其不造，不同。惟在理欲之分耳。學者可不審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是求到實有，所得而后已。今之學者，為人，是

之學者，為人。為己，是求到實有，所得而后已。今之學者，為人，是求到實有，所得而后已。

明一理之未備，必欲得之。於己，而後已矣。講。夫子別古今學者，用心之異，意曰：古之學

也。其心惟恐一善之不見，稱一得之不見，罔必欲見。知於人，而后已。馬。是其為，人有如

於喪已。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學者可不辨哉。

○蘧伯玉使孔子重思慕聖人。上。人於孔子講。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孔子居衛，嘗主

對曰：夫子指。欲寡其過。過，善身心言欲寡其過，是心。而未能。未，能是。若也。使着

對曰：夫子指。欲寡其過。過，善身心言欲寡其過，是心。而未能。未，能是。若也。使着

對曰：夫子指。欲寡其過。過，善身心言欲寡其過，是心。而未能。未，能是。若也。使着

出是退子曰使乎使乎猶言使乎使乎重言之也者講孔子故其主以及其使乃與使修者坐乎使對曰夫子所為但欲自寡其過而力不心備未能以慮寡也是使修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故使修者出夫子遂美之曰使修者之對如此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其真使乎其真使乎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若出位而思是慕外也君子不為矣

○子曰君子耻不耻是羞郝退怯其言而過前是奮發向其行講夫子勉人致慎於言行子則耻其言之不逮惟恐言浮於行也行每患於不足而必過其行之修為惟恐其行之不頌其言也此言行之時以相頌而無愧於君子之名也

○子曰君子不憂不憂是理足以勝私自然順意無智者不惑以燭理自然物來君子之身者蓋即其名之仁道德之道者三我無能無能於三者焉仁以成德言者三者

○子曰勇者不懼不懼是氣足以配道義接講夫子自責以勉人意曰君子之道其大要無私故不愛知者明足以燭理故不惑勇者氣足以配道義故

○子曰自道則此皆夫子之餘事耳不可把道字當謹字看也講之道為未能者乃夫子之自道則

○子貢方人方人者物優劣也子貢曰賜也賢有餘言乎哉其詞見賢非真賢夫我則不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講夫示實勝之學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德誠進業誠修矣即

○子曰不逆詐不逆詐是不先意以抑抑是反亦先覺

○子曰不逆詐不逆詐是不先意以抑抑是反亦先覺

○子曰不逆詐不逆詐是不先意以抑抑是反亦先覺

○子曰不逆詐不逆詐是不先意以抑抑是反亦先覺

○子曰不逆詐不逆詐是不先意以抑抑是反亦先覺

於人如鳥之棲者與無乃為字作有心字者是依乎講微生弘隱者也乃木而不知去已而何為是栖於國而不已者與可已孔子曰非敢無乃字為

○子曰驥馬之名不稱其力致遠之力此喻君子之才稱其德德是調良之德此也講

力也惟稱其有調良之德馴習而易控御順服而不奔逸也知此則人之所以為君子者不以才而

○或曰以德德是以見報怨是人之所何如報施之可否講厚也今欲於人之有怨

於我者盡棄其怨子曰何以報德何德以報德言報怨過厚則無以講者德之反也既

以報之乎是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矣以直報怨以直報怨謂取舍愛憎一以至公

直以德報德力而不害義都必為之盡心竭力以扶持之委曲以調護之也講言我

人之有怨于我者愛憎取舍一以直報之而不徇夫一日之私人之有德于我者愛憎取舍則以德報之而必致夫情意之厚報施之道如此不已得其平哉

○子曰莫我知莫我知不是莫我用當以下文知我其天觀之是言人不也夫字有慨

意講蓋將發于貢之問而進之以達天之學也夫子貢曰當今之世莫有人知我也夫子

修為子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上

字看乎子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是上

天理知我知我下學而上達也者其天言其天指對人字看乎講直為人取知何為其莫知

子也夫子示之曰人公驚世駭俗之行然後有以致人之知耳若我則不得於天不以

然之理由是而机漸融自然上達乎天理神化之妙此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

則知我者其天乎蓋天者理也吾之所學所達皆理之當然也我不違之則天亦有以

諒我矣觀此言則見人有不及知而天

○公伯寮魯人愬也子路於季孫季孫即子服景伯是魯大夫以告孔子

曰伯寮之言猶能肆諸市朝大夫以上陳尸於朝士以下陳之言所感也吾力蓋景為大

夫可以生猶能肆諸市朝大夫以上陳尸於朝士以下陳之言所感也吾力蓋景為大

○子張曰書云書之篇是商高宗高宗是商諒諒者陰陰作間謂廬也即居倚廬三年不言

言三年不言是居喪也何謂也此句是問所以得不言也高宗名武丁諱乙未諱其

夫人君天下之主也三年不言則號今莫出而臣下何謂也高宗名武丁諱乙未諱其

不獨高宗一人皆然也古之人皆狀君即上古堯謂堯天子死百官諸侯言總已以聽於家宰三年

人為然也總已以聽於家宰三年是百官自總已也堯連大講也何必高宗為然哉古之人為君者

小之事都摠束一聽冢宰之處分三年也蓋君薨而嗣君宅憂百官摠摠已哉以聽政打冢

宰處分三年凡嗣君所當言者冢宰皆代之言矣則臣下有所稟命萬幾有所裁決故

得以此三年不言也子又何疑哉

○子曰上好禮是上好禮是君子為政者言好字不徒就心說凡事為皆則民易使易使是知

為而樂於從役處常則趨事也講也誠使在上者崇禮之治意曰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者

以禮為之品節則禮連而分定凡斯民之在上者當知所好為禮

之當然而服役之恐後矣不亦易使哉為上者當知所好為禮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敬猶言把敬來修己曰如斯

斯如斯指修己已此意乎曰修己已修己內以工夫無安人盛自及於人而不主感化言曰如

已以安百姓堯舜以安百姓的其猶病猶病是尚以此為歉指心言堯舜猶積而致意

子之道夫子示之曰所謂君子者慎修己內焉無一念之或怠外焉無一事之敢忽

一主推敬而已子路乃少之曰君子之道大矣果如斯之修己以敬而己乎夫子告之

曰人者已之對也君子修己以敬而極其充積之盛則取及愈廣自足以安百姓矣然修己以安百姓

也君子修己以敬而極其充積之盛則取及愈廣自足以安百姓矣然修己以安百姓

豈易能哉雖古之聖人欽明如堯溫恭如舜其心猶兢兢業業以為百姓未必舉安也

夫堯舜尚以此為病則君子之道無可漢加矣豈可以為易而忽之哉

○原壤魯有原壤夫夷侯夷侯是躄子曰幼而不孫弟此句言其少時不知長而無述

馬此句言其壯時老而不死是為賊此句本不孫無述來是責其宜速死而杖壞是

執叩其脛脛是足骨叩脛是微擊其講原壤者孔子之故人也見孔子來而躄者以待

者叩其脛足脛使他改將來也講原壤者孔子之故人也見孔子來而躄者以待

及其長也而一善不聞無可稱述焉又老而不死適足以敗常亂俗是賊而己因以取

曳之杖微擊其脛使勿復躄踞焉此見聖人待故人之直而又不可忍終絕如此其意抑

何厚

窮也

闕黨 闕黨是童子傳賓主之命或人疑而問之曰此童或問之曰益益是學益者與與是訓講夫子

四書章句下論卷三終

石渠閣本訂四書講義童子問下論卷之四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 其戰勝攻取之術也 於孔子孔子對曰俎俎用木為之豆亦木為之

以盛進禮是禮器中之事 儀文品節而陳設則嘗聞之矣 嘗聞之或聞之太廟

千五百人為旅 五百人為一旅 擊刺之方 未之學也 明日是問 遂行遂行是也

即也講 衛靈公問戰陣之事 于孔子 孔子對曰為國必以禮 而武事其次也 若夫俎豆

陳也 講之事 其儀文度數 則嘗聞之 而得其堅矣 至於軍旅行陣之事 則未之學也 安

敢以未學者而陳於君哉 夫子故君崇文以抑武 而公不能 在陳絕糧 在陳是因去

問則不足有為可知 故明日乘其禮貌之衰 遂決于行焉 莫能興 道莫能大行于斯世

陳之君臣 不寄以稟給 從者 隨病 憂 莫能興 道莫能大行于斯世 君子

既而適陳 孰知在陳上下 無交至於絕糧 當時從 子路愠見 曰愠見是含 君子

道德之人 亦有窮 窮指道窮 莫能興 子路愠見 曰愠見是含 君子

哉矣哉二字講 夫子敬人意曰君子所重夫類聚者為其相與以成德也為群居終日
好行乎小慧之私焉斯則放僻邪侈之心滋行險僥倖之機熟非惟
无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不亦難乎其為人矣哉人當知所警矣

○子曰君子人言義義是理也以為質質是幹也言凡事禮禮是節其大以行行是見

之就事言却亦兼義字孫孫是恭敬揖遜以制事意以出出是舉之信信是實心貫成成始

成終之君子此君子皆道說說承上言必哉哉是贊講講處事是非從遠一以義為之質

也幹矣必有札以節文此事而行之使不失之過不及也有孫以順遠此事而出之使不

夫之重且矣也有信以貫徹乎此事使始終皆寔意之流通也夫本一理以處事合眾

善以成德非成德之至者不足以與于此矣信

乎其為君子之道哉欲善處事當知所學矣

○子曰君子學之人病病患無能無能是德不能焉焉不病不病猶人之不巳知也

德已進業已脩矣而講講夫子示人為己之學意曰君子之學為己而不為人故所病者

不見知于君相也言道不能脩德不能立死可知之寔而已矣若夫道德有諸已而

人不巳知焉則其責不在我君子又何病之有哉

○子曰君子疾疾是己之沒世沒世終身也而各不稱焉講君子勉人當有為善之寔意曰

然亦疾夫自幼至老沒世而各不稱于人焉非疾死名也蓋沒世而

各不稱則死為善之寔可知矣然則汲汲以求其寔者容已哉

○子曰君子求求是心諸已求諸已是在我者小人求諸人此句反講講夫子示學者務

知已以內所當求也凡事無不求諸已何嘗有一毫尤人之念若小人謂人之知所當

求也凡事死不求諸人何嘗有一毫反己之心其立心不同如此非君子小人所以分

乎

○子曰君子德之人矜矜矜是持而不爭不爭是無群群群是處而不黨不黨是死講講夫

論持已處眾之道意曰君子之處人已一于理而已時乎莊以持已固見其矜矣然亦

正其在我者而已何嘗至於忿世戾俗而為爭乎和以處眾固見其群矣然亦普其待

物者而已何嘗至于徇物阿世而為黨

乎此君子所以內不失已外不失人欤

○子曰君子在位者不不以言舉人舉人不以言舉人是不因其言之善而遂不以人廢言此

是不因其人之不善而併廢其言之善蓋言善而人未必善也君子之心大公
蓋人雖賤微而其言有可取則取之耳講夫子論君子善於用言意曰君子之心大公
吾惟用其言而已固不以其言之善併舉其人而用之也苟聽其言則是而較其行則非
標吾惟廢其人而已亦不以其人之惡併廢其言而棄之也君子之用言其慎如此
小人不得倖進而善言皆得以自效也欤

○子貢問曰有一言一言是一而可以終身行可以終身行是可以行之者乎子曰其
恕恕是推心之義正是一言之謂而已所不欲禮禮之事言勿施於人勿施于人是此心禁止不講
一言之終身可行者乎已所不欲禮勿施於人以這不欲的如於別人講

過而能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是謂有心遂非之過矣然則改過不吝者非人之所當急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其食且寢也講思以思是心中無

益无益是无所得于心此上不學法為之特循也講天下之理思弗得吾向以

思之有益於得也嘗終日而不寢食終夜而不寢寢以思乎事物之理宜乎其有益矣

然徒想像即无依據竟無益于得焉不如移其所思者又從事於學則深造有自得之

妙其益為无方也已視之徒動于思者而果勉為愈哉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不謀食是死心于干耕耕是農者不謀食也餒在其

中餒在其中是天時或違而罔有黍稷則餓餒且在矣學即君子不謀食也

其中是天爵修人爵從俸祿即在于學之中反得乎食也此句論其理

浮祿而貧也此講君子者其心汲汲焉謀得乎道而已初不謀得乎食也何也道當謀

而食不當謀也若彼耕也本所以謀食然天時不齊而餒及在其謀道之中矣大學固可以得祿若君子之用

心惟愛不得乎道而已初不為愛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觀其憂不憂而謀不謀之心益純矣

子曰知及之足以見此理之當然而仁不能守深行是行其所知守之是行之

而不失也之雖得之雖得之是知必失之者不為我有終必失之矣講夫子以全

而得道本該乎人已而學貴乎其全也為知之所知足以及此理之當然矣然為私欲

所間而仁不能守之則能有得之于心而終非已有亦必失之矣此知及者必守之以

可矣不敬不致是慢易玩忽之講若知足以及之仁又能守之則理得終心而本未立矣然

不敬意此只就其說不莊說講若知足以及之仁又能守之則理得終心而本未立矣然

修于身者猶未純民將玩之而不敬矣此仁守之沒貴有莊蒞之度也

動與意之精民言不以禮禮是凡令民作事與行其舉措皆有禮未善德未純非

學問之全功也講若知及之仁能守之又莊蒞之則身心之間舉無愧矣然道合

及之差別大用未純終為全德之累未為盡善之道也此知仁莊蒞之沒必動之以禮而後為全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大受不可大受而小知

孤寄命之類皆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小知

其所能承受也也講夫論觀人之法意曰君子小人之分量不同而其所受亦異君子

以任天下之重而大其志趣高遠弗屑于細務不可以其器量淺狹不可以其任重而大其

其技藝之末未必無一長可取而可以小者知其為人現人者大用乎君子為不輕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而將不及改則終復于无過不謂之過矣為畏難苟安而不速改則其過遂成

棄乎小人則用之各得其宜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

仁者無水火之害

○子曰當仁而不讓

○子曰君子貞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子曰君子居則思

○子曰君子食則思

○子曰君子衣則思

之勢而近於費費見其強故可虞今指季不取後世世指季必為子

孫莫為子孫莫忘其又來侵紀昔冉有至此既知無以自解乃為季氏之私邑若今不乘此

疾惡夫舍曰欲之舍曰欲之謀也下而必為之辭其必為之辭是定要托他辭以掩飾

其能免於君子之疾哉仁也聞各聞是聞于古有國言時指魯君有家夫言指大

安亦由干無傾傾本是覆敗意無昔且季氏之欲伐顛也非為子孫憂不過患其富耳

和而然無傾傾本是覆敗意無昔且季氏之欲伐顛也非為子孫憂不過患其富耳

患上下不能相安何也蓋人民財用自有定分惟均則即其分地而君臣各有所入自

故而字看遠人遠人不服不服則修文德以柔遠之道無不修德以柔遠之道無不修德

招來遠既來此來字是之則安之安之是撫後懷柔處置有道謹夫既均而和而安如

宜無不服者故遠人猶有不那豈遂勤兵于遠乎則激我文教宣我德政而修其文德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輔相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文德以招來之也邦

邦是分崩分崩是大夫四分公室離析是家臣變叛而不能守不能守是守之不能

而字承謀動謀動是商干干指也所戈戈指也於邦內邦內是魯國之治以守之也

上求謀動謀動是商干干指也所戈戈指也於邦內邦內是魯國之治以守之也

憂字承上子不在顯更不在顯更言而存諸諸是嚴肅之義牆是門并之濼謂人臣

也正精不均不和之內也譜此正季氏之所當為子孫計亦由求之而當於吾所聞矣其遠人

知顯更者携貳其心負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也當四分公室家臣變叛是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修內治以守之也願乃與無各之師而謀動干盾戈戟于邦城之內

於顯更之遠而在于蕭牆之內至近之處也不此之憂乃彼之憂然則季氏之自為計

者過矣而二子焉

詩其責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

用禮樂也皆守氏子之制作而不敢變非不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

也皆稟命于天子而不敢自專耳故曰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

自諸侯出之制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自諸侯出蓋約之詞下世十世是約其希不失希不失

失是火不喪其禮樂矣自大夫出於諸侯而僭之五世其世數之希不失希不失

命故曰三世希不失其失愈速故說三世希不失其失愈速故說三世希不失其失愈速故說

而世道之汗隆降之當天下有道之時則體統正而朝廷尊凡禮樂以教天下征伐以

威天下者其柄皆自天子出雖有諸侯不敢干也况下而大夫又下而陪臣若夫天

下無道之時則王綱不旅而政柄下移凡禮樂征伐天子不能操其柄而自諸侯出也

自諸侯出則逆理矣逆理蓋大約十世之數希不失其柄矣勢必為大夫所奪而自大

夫出也大夫既得而執國命也至于陪臣執國命大約三世之數希不失其柄矣勢必

為陪臣所奪而執國命也至于陪臣執國命大約三世之數希不失其柄矣勢必為他

人所奪也是逆理愈甚天下有道節而有道節首則政樂征伐不在大夫獨言不在大夫

則其失愈速如此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既出自天子諸侯且

下該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則陪臣講不碍于也而為大夫者又何有得專政之事乎其政不在大夫矣不在大夫

○孔子曰祿稅指賦之去公室皆入私門若離去公家一般五世宣公成公襄公昭公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夫故夫二字三桓三桓即三家以其皆之子孫微微衰弱也言祿去公室者必將復去

樂道言。人之善。指以之素。樂多。賢友。益矣。益矣。頂上三者而

也。樂驕樂。驕樂是以驕為樂。如言動放。樂佚遊。樂佚遊。是專喜遊蕩。樂宴。宴是飲食。宴

便與佚。樂損矣。損矣。亦頂上三者而。言也。然情之所向。而身心之損益。因之。彼情出于

天理之公。而益者有三。樂情出于人欲之私。而損者有三。樂何謂益。樂節乎禮樂。而辨

其制度。節密。樂道人之善。而稱揚之。不置。樂多。賢友。而博取之。無遺。如是。則禮樂之所

陶鑄。善之。所感。發多。賢之。所夾。輔皆有。必為。身心之。助。其為。益也。大矣。何謂損。樂乎

驕樂。侈。肆。而。不知。節。樂乎。佚。道。情。慢。而。惡。聞。善。樂乎。宴。樂。淫。溺。而。狎。小人。如是。則。德。壞

于。長。傲。善。墮。于。志。荒。俱。化。于。不。善。之。與。居。皆。有。以。為。身。心。之。害。其。為。損。也。多

矣。是。則。出。乎。理。則。入。於。欲。出。于。益。則。入。于。損。然。則。君。子。之。于。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于其側。於君子。德位之人。有三愆。是。三言未及之。是。君子

意有專。不語。而言。而言。謂之躁。躁。是。暴。意。而。言。及。之。言。及。之。是。君子。之。問。及。于。我

而。不。言。謂。之。隱。隱。者。是。匿。其。未。見。顏。色。未。見。顏。色。是。君子。之。意。或。在。而。不。言。而

是我。遽。謂。之。贅。贅。者。重。不。能。觀。色。上。而。察。言。只。帶。說。謂。人。侍。于。有。德。位。之。君。子。既。度。吾

之。可。言。又。審。吾。子。可。以。聽。吾。之。言。然。後。為。無。愆。也。或。不。知。謹。則。有。三。者。之。愆。三。愆。雖。何

其。言。未。及。之。時。未。可。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急。遽。而。不。謹。謂。之。躁。未。見。其。顏。色。之。在。于。是。亦。未

可以。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言也。乃。從。而。言。之。則。是。無。察。言。觀。色。之。明。矣。謂。之。贅。而。無。自。焉。夫。曰。躁。曰。隱。曰。贅。是。三

愆也。侍于君子者。可不時然後言哉。

○孔子曰。君子是以理有三戒。戒者。禁止。豫防之。少。少。指弱冠前之時。血氣。血氣。

之。時。特。未。定。未。定。是。方。戒。之。在。色。色。指。女。色。其。壯。壯。是。三。十。歲。時。也。血。氣。勇。剛。剛。是。正。當。戒。之

在。關。關。是。五。十。始。衰。也。血。氣。既。衰。衰。是。衰。弱。戒。之。在。得。得。是。得。是。講。講。夫。子。示。人。以。養。氣。之

皆。是。以。觀。人。而。君。子。之。所。以。自。養。者。有。三。者。之。當。戒。何。也。方。其。少。之。時。血。氣。未。定。則。當

戒。之。在。色。而。情。欲。不。留。焉。及。其。壯。也。血。氣。方。剛。則。當。戒。之。在。關。而。小。忿。必。懲。焉。及。其。老

也。血。氣。既。衰。則。當。戒。之。在。得。見。得。也。思。思。以。馬。以。二。者。君。子。所。當。戒。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者。嚴。憚。畏。天命。天命。是天所賦于人之正理。但自

戒。謹。恐。懼。而。惟。恐。畏。大人。大人。是。極。者。畏。之。是。師。其。德。業。也。畏。聖。人。之。言。聖。人。之。言。如。典

失。其。付。界。之。重。也。講。講。夫。子。示。人。知。所。畏。意。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

是。佩。其。貴。言。也。講。講。夫。子。示。人。知。所。畏。意。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

之。命。性。恐。失。異。賦。之。重。大。人。者。理。之。宗。也。則。致。教。盡。禮。以。畏。乎。大。人。而。致。其。德。業。之。隆

則。然。○小人。小人。是。背。背。不知。天命。天命。是。不。曉。得。而。不。畏。不。畏。不。知。戒。也。狎。狎。是

大人侮。侮。是。戲。戲。聖。人。之。言。講。講。夫。子。示。人。知。所。畏。意。曰。人。心。以。有。所。畏。而。存。以。無。所。畏。而。弛。乃。若

之知所畏也哉君子小人之異在畏與不畏之間而已

○孔子曰生而知功自然知此義理之字與下二之者者字與下二者上上極其清

質極其粹而為也學而知聰明日開以知此義理之者次是次守氣質氣多清而

困而學必百倍其功必思窒塞事理不通之者次是次守氣質氣多清而

困而不學困而不學是耳于自民斯為下是氣極其昏獨極其偏駁也矣講氣質之

性而勉人務學之意曰人之氣質不同有神之神靈不待學問而自然知此義理者此

其氣極其清質極其粹乃天資之獨厚而氣質之最上者也有生未必能知此義理者此

問之功而後知此義理者是氣雖清而不能無蔽礙須雖粹而不能無謀此之于生其次

為者也又有學未能知必待困于心衡於慮而後學以知此義理者是氣多濁而少清

質多駁而少粹比之生知又其次焉者也然要而及其知之一也惟夫困而不學如此其

故君子惟學之為貴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思中就有作為意視思明是說其聰聰思聰聰

聰是欲其不色面色至見于思溫思溫者忿戾貌貌主形于思恭恭是暴慢之氣言言是

為物而壅口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者思忠忠是心事是措于思敬敬是主一疑疑乃不心思問問是求不彰于身體言言是

吾於是有而莫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宜不深可惜哉于聖人望人之意益深初年

○齊景公有馬千駟駟是一車四馬千駟在車便死之日思慕之時民無德而稱

德而稱者言善行焉伯夷叔齊伯夷叔齊是孤我餓之曰思慕之時民無德而稱

到于今今是孔子之時稱之稱其為講君子之謂異者各節而富貴弗論也古于古人有

如昔者伯夷叔齊恥食周粟賦于首陽山之下其窮如此宜多可稱矣然其行高

而名愈芳民到于今稱之皆曰又士貧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具是過其斯矣

景公富而民稱之便見稱之者不在其富謂與講此可見各之稱不稱不在其

與然則世有其富固當修德以立名不幸而貧勿以困窮而自棄可矣

○陳亢問於伯魚伯魚是孔子之子曰子亦有異聞異聞是下夫子乎

聖人政問于伯魚曰子於夫子請則父子之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子嘗獨立

庭是家庭過庭曰是亦曾有所聞而異於人乎對曰未也嘗獨立孔子嘗獨立

言者詩木人情該物理不孝則事理不通達而有昏塞之患詩之

為教溫柔敦厚不孝則心氣不和平而有躁妄之失故每以言

不學詩詩伯魚對曰吾末有異聞也夫子嘗獨立于家庭鯉趨而過庭

教溫柔敦厚蓋示人知所言也為不孝詩則事理不通達心性每

由和平吾恐其每以言矣于是鯉退而孝詩以求為可言之地耳

獨立鯉趨而過庭昔者當有異聞于今矣曰學禮禮指乎對曰未也

也平禮也不學札無以立能洋明而物易感札之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可亂不孝則品節未

德性未能堅定而鯉退而學禮鯉自言講庭前日夫子又得立于家庭鯉趨而過

夫子但曰爾曾學禮乎及鯉對曰未也夫子曰禮之為教恭儉莊敬蓋示人知所

立也為不孝禮則品節無由詳明德性每由堅定吾恐其每以立矣于是鯉退而學禮

以求為可聞斯二者斯二者皆指詩與禮而言也詩是當獨立之時所聞吾人所共聞

者其何異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問一淵得三三指下聞詩聞禮聞禮禮之

可以又聞君子君子指之遠其子也講陳亢問伯魚之言退而言曰我之

詩而後能言聞孝禮而後能立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講陳亢問伯魚之言退而言曰我之

○邦君諸侯之妻其非嬖寵廢妾丁倫而倫各不可不慎也君稱之曰夫人邦人

之曰夫人者取其扶夫人自稱曰小童小童是已對君之自稱也

助于已與已邦人國臣民說稱

曰

盡之意曰氣質相近之中惟獨上知之兩稟極其清純與下愚之兩稟極其濁駁其善惡一定而習不能為之移也要之上知下愚不救見而惟中材為最多則善反之功吾人當自勵矣

○孔子之也武城武城是魯國之邑名聞弦歌是相合故謂之弦歌也

○夫子莞爾笑貌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必用此大器也講物焉用此牛刀之乃莞爾而笑因反言以戲之曰割雞之小

○學道孔子所言而禮樂亦在其中蓋則愛人愛物之理故能慈愛乎民小人在下無

○則易使易使由孝道以明其尊君親上之也講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

○子曰二三子衆門人偃之言孝道二句是也前言

○耳豈真謂小邑不可以大道治哉夫子言此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

○公山弗擾公山弗擾是季氏的家以費畔費邑以叛也召召是以禮聘或子欲往也

○子路不悅夫子應是不欲曰未之也何以必公山氏之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召我者必不虛召我而豈徒用已也哉如有若之詞用我

○子曰者吾其為東周東周言文武致治于西而魯在東能乎講夫子曉之曰夫公山不

○矣請問之曰恭之肅寬之量信之寔敏之勤惠皆求仁之愛此恭則不侮

○不侮是人敬之寬則得衆而得衆是人歸之信則人任我而樂有亦依焉敏則有功

○是事皆底績之功惠則足以使人勞而樂為我役使也講全體而不息者也誠能行五者而

○可謂盡其功矣

○子曰夫召我者而召我者必不虛召我而豈徒用已也哉如有若之詞用我

○子曰者吾其為東周東周言文武致治于西而魯在東能乎講夫子曉之曰夫公山不

○矣請問之曰恭之肅寬之量信之寔敏之勤惠皆求仁之愛此恭則不侮

○不侮是人敬之寬則得衆而得衆是人歸之信則人任我而樂有亦依焉敏則有功

○是事皆底績之功惠則足以使人勞而樂為我役使也講全體而不息者也誠能行五者而

善全不遺又行于天下而一息無間則心存理得斯為仁矣子張未知五者之目請問之孔子曰所謂五者非他也心之恭而不慢寬而不隘信而不欺敏而不懈而不懈是也恭行則有儀可象而人不敢侮寬行則量通天下而自得衆信行則人不我疑而倚任于我焉敏行則事無因循而自有成功惠行則人皆愛戴而足以使人必如是而後謂之能行五者于天下也可

佛肸召

禮來聘

子欲往

佛肸者晉大夫趙氏之中年宰也使人

吾德之可成於時

子路曰昔者

君子不入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為不善

者

君子不入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色而叛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昔者由也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彼所免也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今所行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猶云獨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不說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講物之至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緇焉可也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何患於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一處而不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為人所食

子之往

也如之何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佛肸召

○孺悲欲見宮墻之外孔子辭以疾當其時必有以得罪者故孔子將命

孔子邊人入通者出出是述夫子尸取瑟瑟是樂器而歌而披于瑟使之聞之是使孺悲聞

也真疾講魯人孺悲欲見孔子想其時必有得罪者故孔子托疾以辭之而以其非

孺悲聞之而知其非疾焉燕有以悟其罪也于此可見聖人不肯之教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是父之喪期也已久矣講三年之意不矣講宰我問于夫子曰人

年之喪也何以予觀之短而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壞是三年不為

樂樂以聲音樂必崩崩亦是講何則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君子居喪三年不習威儀

樂節奏言樂必崩崩亦是講何則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君子居喪三年不習威儀

三年之喪而妨禮樂如以其可乎舊穀收的谷子既沒沒是既升升是登鑽鑽謂鑽

取如也其可乎是火之萌改火期可已也矣講既升而食物變且鑽鑽以取火者亦以

火之木而用物變矣是期年天運一也矣講既升而食物變且鑽鑽以取火者亦以

周時物皆變喪至于此亦可已矣乎曰安食我應之曰期年之外講期年之外

始喪即狀是於女安安是心中安乎曰安食我應之曰期年之外講期年之外

改其反求而得諸心也乃詰之曰三年之喪無食稻衣錦則誠安也講心不已忍乎夫子

衣夫錦于女之心其果以為安否乎宰我不察而應之曰安則其本心之昏亂也甚矣

○女安安是安于食稻衣錦則為年之喪說之夫君子之居喪食卓其甘其美聞樂不樂是

而聞樂之音有所居處不安不安是不樂處故故字解作所以字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為字亦指期年之講可矣夫君子之居喪三年心不安于食吉故食吉有不其心不安

此深斥其忍意之講可矣夫君子之居喪三年心不安于食吉故食吉有不其心不安

于聞樂故聞樂有不樂心不安于居處故居處有不不安惟其心之不安故宰我出子

不為期年之喪也今女既以食稻衣錦為安則期年之喪女自為之矣

三年所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而夫非夫人之可謂而短意也予也有三年之

其懷抱之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而夫非夫人之可謂而短意也予也有三年之

愛抱之言於其父母乎乎字見宰予必有愛于父母意講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

而斤之曰甚矣予之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且父母之喪必三年者蓋以子生三年

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故喪必三年僅以報其懷抱之勞耳夫三年之喪凡為人子者皆

然乃天下之通喪也予亦人子也亦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既有三

年之愛而願不為三年之喪報之亦獨何心哉甚矣予之不仁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無心於事業德免患二意矣哉深改嘆意不有博博

局奕是圍棋博奕者予為之博奕也猶賢乎已已止講人子或飽食于終日之間

優游自得泰為事而置之無一無取用其心如此之人則放縱邪後無所不為惟無以

入德而且有害害矣哉其為人矣不有博博者乎蓋博奕之事雖不可為然為之則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父也。盡力極諫，觸其怒，剖心而死。是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指上微子、箕子、比干。或去或奴，或死，其行不同，而皆出于至誠。心講，孔子原其心，而斷之曰：殷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也。存宗祀，而非忘君也。其奴也，欲念亂以圖存也。非懼禍也。其死也，欲激烈以悟主，非沽名也。謂之三仁，夫何愧哉。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而適他國。意，此乎曰直道。直道，即非枉道也。而事人，君言，何必去。其言，指焉往，可去也。無不三黜，枉道也。而事人，君言，何必去。何必去，見父母之邦，講用，尚未可以去之也。柳下惠見黜而不去，或人諷之曰：三黜，不必去，意，父母之邦，講用，尚未可以去之也。柳下惠見黜而不去，或人諷之曰：三黜，不必去，意，父母之邦，講用，尚未可以去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曰：若何，待之曰：吾老矣，無能為也。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不知何食也。

孔氏之徒乃責之曰女于四體則不能動而解眠不事於五穀則不能分別終日惟澁
 師遠遊乃問夫子于我道塗之間行路之人不可悉數果知孰為爾夫子乎于是植立
 其躬荷之
 ●子路拱而立拱立是拱手立于
 杖而云
 飯也為黍而必殺
 雞也為黍而必殺
 而食之見其三子見其能明長幼之節也
 蓋不以其儀而廢恭者矣夫亦知子路為貧者也于是止于路宿於其家殺雞為
 黍而食之以致禮意之勤又見其二子焉以明長幼之節蓋亦因子路之敬而敬之耳
 ●明日之明日止宿
 子路行以告
 則行行是夫人行
 矣講及止宿之明日子路行以告
 反見之必定授以與語
 至是子
 則行行是夫人行
 矣講及止宿之明日子路行以告
 于夫子如節時言是也
 至是子
 則行行是夫人行
 矣講及止宿之明日子路行以告
 義以易其辭世之心耳然夫人意子路必將渡來故先去以滅其迹及子路之至則已
 行而在外矣不有負
 ●子路曰不仕
 無義無義是廢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
 頂上見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此二句皆頂上二句說
 欲潔其身
 潔身即善意而亂大
 倫亂大倫即廢君臣之義
 君子
 道之不行
 無用資之君言
 已知之
 有不可
 矣講
 子路因述夫子之意而
 天地若隱而不仕則無君臣之義矣夫君臣長幼之倫均不容以偏廢者汝向者見吾
 以二子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也願乃以隱為高乎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是欲

繫其一身之小節而不知亂乎君臣之大倫也亦夫觀之君子乎彼君子之倦也欲仕
 也豈貪位慕祿乎哉正以君臣之義不可廢故出而行其以臣事君之義也若夫道之
 不行固已知之早矣豈敢諉于道之
 不行而遂絕人外世以廢此義哉
 ●逸民
 逸民不專指隱于下者凡隱居貴
 姓名未涉
 講記者因夫子第叙夷齊七人之等故先記此謂夫士君子當治世則為天
 他行上說
 講民而身與時俱顯當亂世則為逸民而身與時俱隱古有以逸民稱者曰
 伯夷曰叔齊曰虞仲曰夷逸曰朱張曰柳下惠曰少連是七
 人者迹雖不同要其立心制行之高所以見貴于世者也
 ●子曰不降
 不降者高
 志以立
 不辱
 不辱者清
 其身
 伯夷叔齊
 與講
 列之曰逸民之中
 若志言
 高尚不肯少降下其志守身峻潔不肯少汚辱其身者其惟伯
 夷叔齊與現其待清於北海抗節于西山可見矣是清而又逸者也
 ●謂柳下惠少
 連降志辱身矣
 此與下節皆有一謂字則此言中
 倫是義理
 行中慮
 乎人心之
 慮其指連斯倫斯指中
 而已矣講
 謂夫柳下惠與少連不擇君而事降其志矣不相時而
 倫履之行者皆當乎事理而中人心之慮蓋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惠連之所可取者在斯中倫中慮而已矣是和不為廢
 隱居隱居是遜
 放言
 言無忌
 身
 身是隱居
 中清
 清是和不為廢
 廢
 廢是托為狂放言
 說中權
 權是合講
 講夫虞仲夷逸隱居以獨善其身行未必中慮矣故言以自廢言

○子張曰士是希賢希聖見危是致命致命是委見得見得是思義思義是度

得與祭祭神說思敬敬即誠喪喪自父母之思哀哀是必誠必敬也其思義思義是度

止可正言為士矣謹子張論士當有立身之大節意曰所稱易動喪祭之事人所易忽也

為士者誠能見危則委致其命而臨難無苟免見所許之利則必思其義而臨財無

者一有不為則餘無足觀者可以為士矣四

○子張曰執持是德得于心中者不弘不弘是持信道信道是知得信不篤不篤是自信之深焉

能何足看為有焉能為亡輕重看講諸身而已苟執守其所得之德安於小成而不能

含弘以大其量則德孤矣信從其所聞之道惑于疑似而不能專篤以定其見則道廢

哉○子夏之門人問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云何者詰問子夏對曰子夏曰

可者益友與交之其不可者損友拒絕之言應上者字看子張曰異乎吾所

聞言勿指聞于夫子君子尊賢其有德者而容眾其不賢者嘉美之意善善行的人

而矜矜是哀不能不能是善者我之大賢大賢即上與於人何所不容何所不容即我之

不賢不賢即衆與人善之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如之何其拒人也講子夏之門人

于子張意以其所聞必有異於子夏者子張反詰之曰子夏之論交其言云何蓋欲得

其說而辨之也門人對曰子夏嘗曰其有益于已而可者則與之友其無益于已而不

可者則拒之而勿與之友馬子張闢之曰子夏之所云異乎吾之所聞也吾聞君子之

論交尊崇其才德之貧者而容幼乎未賢之衆人焉不以衆人而有拒也君子之交固如此若曰

能之善者而又矜恤乎未善之不能焉不以不能而有拒也君子之交固如此若曰

與則人將以我為不可而拒之矣我方求容于人而不可得如之何其拒人也言交

者何以拒為哉夫子夏之言交嚴于擇友但拒字未免著意若在門人還以子夏之言

為正子張寬以容物可語于成德而不可求之門

人小子其言交又豈為無弊乎李者當自審矣

○子夏曰雖小道如農工醫卜之屬必有可觀原初皆聖人之制作也者焉致推極

遠遠是遠大如齊家類恐泥泥是空是以是為君子不為而務遠大之謀意也講子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無忘其所能習其所已能者能

日知來可謂好學好學在自進不也已矣請子夏示人為李之方意曰人之為李于理

者馬哩之既得也思保其能月無忘其所已知之未得也求進於有日知其所未得之亡

而心愈純真可謂之好李也都要理而篤志篤志是一心于其切問中切問是就其所李

而務不怠而近思思即思其切問之李曰近思者仁之全德也在其中其中切問近思之

矣請見子夏示人為李之方意曰人之為李于理

于思此維致知之事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吾心不至於外馳而存自

漸至于死熟仁已在其四者之中矣然則求仁者何必求之高遠而從事於無益之地

也哉子夏曰百工百工是百居肆有使之不遷於異物意子夏示為李者當造其極意曰百

學李兼知行謂求知以致其道致道則知至行盡講子夏示為李者當造其極意曰百

于其理而行其事也且然况君子乎故君子必從事於致知力行之學以定其趨又

必由其所以學知期于入神行期于躰化以致極於道之至善而後已焉為棄而弗學

而弗得乎道其視百工何如哉子夏曰小人小人是為之過過是行也必文文是掩飾講子夏示為李者當造其極意曰百

耳乃小人之人憚于改過不憚於自欺其一月過也必曲為文飾以

掩覆之適以重其過焉以無望望是遠看之儼然儼然即之即是近也溫溫又是

氣聽其言也屬又詞嚴義正無所阿比也講子夏示為李者當造其極意曰百

貌詞氣之間規之則有三變焉方遠而望之也則見其貌之莊而儼然而後

然非一于儼矣及近而即之也又見其色之和而溫然示人以可親焉何之侯者不覺

其變而為溫也然非一于和矣及聽其言也又見其辭之嚴厲確然不可易焉向之溫

者又不覺其變而為厲也夫君子一身有三變如也皆其盛德之至有然而然也豈有

變哉心于子夏曰君子君子指士大夫上信信是平日愛民之心出于而而後勞其民

勞民如力役之征未信則以為厲言厲是病此句只反已也信是忠君之心出于

諫諫如正君之德是也未信則以為厲言厲是病此句只反已也信是忠君之心出于

事上使下之道意也君子以一身而處上下之間未有忠厚不孚于平時而處可有為

為之役以勞其民也必愛民之誠意積之有素俾民心固結于我而信之矣而後與當

君心見諫於我而信之矣而後進說直之也其事君也必其忠君之誠意已積于平日俾

高君未信而遽諫之則君不見其臣之納忠惟見其言之逆耳將以為彰已之過而諂

四書章句

乎已也然則君子之事上接下
如此故有為者當知所先矣
○子夏曰大德如網常倫理凡不踰閑
閑是規矩法度不踰小德
小德詞日用細微皆

是出即入是或出或入可者
是也請子夏勉人之謹其大者
意曰人于綱常倫理
度之閑則立身之大本已不虧矣
於事務細微之小德雖或少有出入
未盡合理亦無害而可也
然則人未先立其大而不
可徒事其小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衆弟子
指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
威儀動容之間則可矣
則可矣則可
僅許抑特字看末末指小孝言
即也本本指大學言之則無
猶言如之何如之何
之意抑特字看末末指小孝言
即也本本指大學言之則無
猶言如之何如之何

○子夏問之
子游之未務也若夫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
事則無有焉事其末而遺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
言游是子游過矣君子教人者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亦非以本為焉譬諸草木譬諸草木是以門人區區
以別者有淺深之分矣君子之
後而倦教焉可誣誣是強語以
道人之道焉可誣誣是強語以

者其惟聖人
誨對小子而言乎請于其本斯言過矣豈其未聞君子之教乎
君子教
誨對小子而言乎請于其本斯言過矣豈其未聞君子之教乎
君子教

人之道就以其末為先而有心于傳授焉孰以其本為後而有心于倦教焉
但以其學者
形造自有淺深譬諸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固以別矣苟不量其造請之淺深而驟以
高且遠者強而語之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將循之有序以成就後矣焉可如是
其誣人也彼洒掃應對小孝之始事也正心誠意大孝之終事也若夫有始有卒肇始
終本末一以貫之者此惟生知安行之聖人然後能之乎以聖人之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此仕字是已孝而優不是暇日則學此學是學事與而學是未仕時而優
則仕此仕即行其君則仕為重必致君澤民而優乎其有餘力焉則用其功于孝以
稽乎典籍之蘊是其孝也非以妨乎仕而適以資乎仕矣當孝之時則孝為重必修德
明道而優乎其有餘力焉則推其孝于仕以見諸行事之施是其仕也非以妨乎孝而
造以驗乎孝矣然則有仕與
孝之責者當知輕重可矣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高意廣好為人
所難能之事然而務外不誠少誠寔惻怛之意而未仁也夫才高而德
不寔皆其切
死之病也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喪具稱家
喪具稱家是父極致是子哀
慘但意而止文飾之意講而發意曰人子之居
喪也苟有思親之心惟致極于哀痛慘但之情而止焉何以文飾
為乎若有不致吾恐其餘不足觀矣為人子者不可不知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
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所難為難兼知行言是也然未仁未仁以心言此在上句講

夫過而皆見。日月之暫失其明也。更而皆仰。一日月之

後復其明也。君子之過如此。凡有過者。當以君子為法矣。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焉何也。曰。仲尼于古今之理。無

講。衛公孫朝慕聖。問于子貢曰。道未有不由師授。而能得者。茲觀之。仲尼禮樂文章。物無不徹。古今事變。

無不通。吾意其必有從。幸而得也。不知其始焉。所從師而授。幸乎。蓋意其有專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禮樂文章之屬。未墜於地。矣。未墜。即言凡物墜地。便失壞。壞。任人。

資不賢。賢者。高明之人。識識。其大者。宏綱大要。不賢。不賢者。是智。者。識其小者。

小者。是道之。莫不。莫不。不指上賢。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焉不學。不學。不學。

何常師。是無。之有。講。武之道。會於謨訓。功烈散于禮樂文章。畢傳於今尚。未墜于也。而

猶在。人有智識。高明為賢者。則能識其道之宏綱要領。之大者。有智識。少者。為不賢者。

則能言其通之品節條目之小者。凡以識大識小。而賢不賢。莫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夫

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子謂仲尼焉。亦淺之乎。窺夫子矣。

○叔孫武叔。名州仇。語。相與言。大夫於朝曰。子貢賢。猶於仲尼。講。魯大夫叔孫武

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自予觀之。子貢之聰明才。子服景伯以告。言。是以武叔之

知。始過于仲尼焉。斯言也。其昧於聖賢之分量其矣。○子服景伯以告。言。是以武叔之

子貢。子貢曰。譬之宮。宮。是建。牆。牆。是藩。屏。于外。宮。牆。平。看。非。言。宮。之。牆。也。下。及。賜。之。牆。

也。宮。字。意。在。及。肩。及。肩。喻。道。窺。見。窺。見。言。室。家。之。好。室。家。之。好。喻。威。講。魯。伯。述。其。言。

以。告。於。子。貢。子。貢。曉。之。曰。賜。于。夫。子。其。高。下。淺。深。之。不。同。譬。之。宮。牆。而。可。見。焉。賜。之。牆。

也。僅。及。乎。人。之。肩。而。已。從。牆。外。而。過。者。皆。洋。窺。見。其。室。家。之。美。好。而。中。之。所。有。可。一。窺。

也。盡。○夫。子。之。牆。數。仞。數。仞。是。牆。高。宮。廣。在。不。得。其。門。而。入。此。句。是。喻。其。所。造。不。見。

宗。廟。之。美。宗。廟。之。美。此。百。官。之。富。百。官。之。富。比。講。若。夫。子。之。牆。也。道。陰。于。峻。極。而。莫。喻。

入。其。門。而。後。見。其。所。有。耳。苟。不。得。其。門。而。入。則。無。以。得。其。門。其。門。指。夫。子。宮。牆。之。者。

見。其。宗。廟。禮。樂。文。章。之。華。美。百。官。衣。冠。鎗。濟。之。富。盛。○得。其。門。其。門。指。夫。子。宮。牆。之。者。

考。字。指。或。寡。矣。夫。子。指。之。云。于。仲。尼。之。言。不。亦。宜。宜。是。言。其。乎。講。於。凡。近。求。得。其。

門。而。入。者。蓋。或。寡。矣。彼。夫。子。武。叔。止。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故。但。知。有。室。家。之。好。而。不。見。

宗。廟。百。官。之。盛。則。謂。賜。賢。于。仲。尼。之。所。云。不。亦。宜。乎。使。彼。得。其。門。則。知。夫。子。之。道。美。矣。

富。矣。故。云。賜。也。賢。乎。哉。○叔。孫。武。叔。毀。謗。是。仲。尼。子。貢。曰。無。以。為。無。以。為。如。言。無。也。仲。尼。不。可。毀。原。不。可。毀。見。仲。

也。也。他。人。之。賢。德。言。者。丘。陵。喻。也。猶。可。踰。道。德。之。可。踰。也。仲。尼。日。月。日。月。喻。

其。高。也。無。得。而。踰。焉。人。人。暗。指。武。叔。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何。傷。于。日。月。

人。道。德。乎。多。遠。字。看。見。其。不。知。量。的。分。量。也。講。人。有。可。毀。者。有。不。可。毀。者。無。以。用。此。

毀瀆為也。况仲尼之德之盛。有不可得而毀也。何則。他人之貧者。其取造有限。量如丘。陵之高也。其貧。優可得踰而過之也。若聖如仲尼。則神不可知。此不可則。其取造之。高猶大日月之重象于天也。自生民以來。無得而出于其上。以踰之焉。不可踰。則不可毀矣。人雖欲毀。以自絕于仲尼。究竟其何傷於日月之至高乎。夫無傷而故毀之。多見其不知目已之分量。而妄于議聖人也。

○陳子禽問曰。陳謂子貢曰。子為恭。是故為此恭。敬也。仲尼豈豈字。然則。陳子禽謂子貢曰。子之於仲尼也。譬之以宮牆。喻之以日月。乃故為語。子貢曰。夫子之推遜其師也。若以宮牆。喻之以日月。豈誠賢於子乎。此亦昧于至賢之分量矣。

○子貢曰。君子一言。當理。一以為知。見識。有一言。以為不知。無見識。言不可不慎。慎言。是言也。君子之言。論人也。凡一言之得。人以為不可不慎。而不知矣。夫君子之知。與不知。皆係于一言之得。失。如此。故言不可不慎也。今子謂仲尼。豈賢於賜。非知者之言矣。何其不慎哉。夫子之

道。德言。不可及。化之妙。言也。猶天之不可階。階。是梯。正形。夫子之不可階。夫。子之聖。神無方。微妙不測。其以德。高天下。不可及之也。猶天。之。以。形。高。天下。人不可階。梯而升也。及之。且不可。而况賢之。乎。夫子之得。邦家。若。此。句。是。後。所謂。所謂。至。哀。字。上。立。之。生。就。恭。悅。之。指。民。說。斯。和。意。頂。上。教。說。其。指。立。斯。行。定。其。教。即。綏。安。之。繫。來。是。以。階。動。作。與。意。之。斯。和。意。頂。上。教。說。其。指。立。

行。來。和。之。事。而。言。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講。惜。乎。夫。子。未。得。邦。家。則。所。謂。不。可。及。治。之。者。則。其。神。化。當。何。如。哉。正。謂。制。田。里。以。植。立。斯。民。之。生。而。使。夫。子。之。德。得。邦。家。而。以。引。導。斯。民。之。性。而。民。斯。行。其。教。立。之。不。已。從。而。撫。綏。之。益。廣。其。惠。愛。之。澤。則。民。斯。未。歸。之。恐。後。矣。道。之。不。已。而。感。動。之。益。深。其。鼓。舞。之。術。則。民。斯。相。安。于。和。平。矣。故。其。生。也。何。哀。如。之。此。其。神。化。之。妙。同。流。乎。天。地。如。之。何。其。可。及。也。信。乎。依。天。之。不。可。階。而。升。矣。子。乃。謂。我。賢。于。仲。尼。何。其。言。之。不。慎。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此言克己復禮。為仁之要。一旦而克。則天下歸之。如流水。下。不可止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屏是除四惡思是有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

去意而不費損己之財而勞勞是動而不怨怨是民皆欲欲是心切而不貪不貪是人

及民而泰泰是體而不驕高慢易之意威威是容而不猛不猛是不過講此記天子論

意取統也昔子張欲得為政之道而問于孔子曰必如何以圖治斯可以從政矣夫子告

之曰政之裨治者有五美則必尊崇乎五美而行之以圖治斯可以從政矣夫子告

惡則必屏絕乎四惡而去之以除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問之曰何謂五美夫子告

之曰為治之君子惠以及人而不費已之財是惠之美矣勞人之力而不致其怨勞之

其為驕泰之美矣有威可畏而人不知其為猛威之美矣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樹畜之類是也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擇可勞如力

是也而勞之又誰怨即又誰怨也仁仁指仁說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與與

以人無小大小大以無敢慢無二句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衣冠是文

正尊其瞻視瞻視是出乎儼然儼然者威人望而畏畏是敬畏此句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講子張欲問五美之實而先問之曰惠施于必費也何以謂之惠而不費

天子告之曰君子因民有天地自然之利而為之經制教導以利之其利之出

